

欧阳修·官瘾与闺怨

文 | 李亚伟

本文为《人间宋词》一书中的欧阳修篇。欧阳修把中国古代谦虚和高傲这两种最高端的两面派功夫熔于一炉，在庙堂上做着大官，在山水间写着美文，演绎了东方文化中的高人形象。有宋一代，最有才的男人苏东坡和最有才的女人李清照都对他表达了倾心的喜爱。

建功立业，是儒士气质。高卧隐居，是道家风范。欧阳修在做官、写作、生活等方面，摊开两手，便二者兼得。但他仍然会很警惕地自我批评：“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有时却又很高傲地自我显摆：“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盅”。他把中国古代谦虚和高傲这两种最高端的两面派功夫熔于一炉，在庙堂上做着大官，在山水间写着美文，堂而皇之地演绎了东方文化中的高人形象。

欧阳修（公元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生于四川绵州，四岁丧父，之后被叔父领去湖北随州生活并在那里长大，65岁那年去世于安徽阜阳。欧阳修祖父、父亲都是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所以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很多名人的童年都有神奇的传说，欧阳修的童年传说算是比较普通的了：他童年在随州生活和学习，家里比较穷困，母亲郑氏用芦苇秆当笔，在地上教他识字，他常从城南李家

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公元1129年，欧阳修去世57年后，美女李清照写了一组《临江仙》，此时，李清照已是中年，技巧已相当成熟，可她仍然写春闺怨妇的内心，写完之后，没忘记要为自己的这首词作序，她写道：“欧阳公作《蝶恋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句，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深数阙”。

有宋一代，最有才的男人苏东坡和最有才的女人李清照都对他表达了倾心的喜爱。

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
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玉勒雕鞍游冶处，
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
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蝶恋花，唐代教坊曲，调名取义梁简文帝“翻阶蛱蝶恋花情”句。又名《鹊踏枝》、《凤栖梧》等。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庭院幽深，深到了寂寥里面，杨柳的烟阵啊那数不清的帘子和帷幕

我们看见，在欧阳修开始着墨处：一堆堆烟幕似的杨柳包围庭院，一层层庭院往里看，院落的最深处坐落着一位宋朝妇女。“深深”二字重叠，突出了庭院的幽深、空旷，此时如果再用一个“深”字似乎意义不大了，而且几乎就会弄巧成拙。但他用了，不过他用这第三个“深”字后带出了二字，形成了回句，这么一笔到底，就很牛了，相当于现在电影技巧里面的一镜到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小技巧使一首诗别具一格，但这小小的叠字之功，却不是随便能玩出来的。紧接着他用“堆”字将“烟”凝固成具象，与可视的“帘幕无重数”搭配，推出了典型的宋代意境。在这幽深的大院子里，字里行间虽然没有出现人物，但读者的心中已经出现了一位富贵之家寂寞的女人。

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香车骏马游荡出没的地方，楼台高耸遮掩着花街柳巷

欧阳修把笔举高，写帘幕重重之外、视线之外的远景，一个男子和他所骑的宝马浮现在这位女子遥想中的章台路——那人出现在这位女士视野所看不见的花街柳巷。词里很含蓄地说是楼太高了，看不见。玉勒雕鞍：嵌玉的马笼头和雕花的马鞍。游冶，游荡娱乐。章台路：汉代长安有章台街在章台下。《汉书·张敖传》有“走马章台街”语。唐许尧佐《章台柳传》，记载了妓女柳氏的故事，后人因此以章台代表歌妓聚居之地，章台路相当于现在所说的风花雪月一条街。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雨横扫着暮春，风斜吹着三月，我要把寂寞的黄昏关在门外！我要把逝去的春日留在心中！

狂风乱雨，摧花逐春，女子想把寂寞的黄昏关在门外，也想留住春天，其实是想留住美好的岁月，但一切均是徒然。此时，我相信欧阳修不光是在写女子的寂寞了。

我想起宋朝邢居实的《拊掌录》里，记载过一则欧阳修喝酒的佚事，说他有一次聚众喝酒时发明了一种酒令，规定酒友们每人写两句渴望犯罪的诗，罪行写得差火候的罚酒。结果，醉鬼们都写些“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之类，欧阳修写的却是：“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酒友们不服，认为他让别人喝高了暴露犯罪心理，自己却不暴露。他解释说：“酒醉到如此程度，还有什么罪不敢犯呢？”从这则故事可看出，欧阳修喝酒写诗都很狡猾。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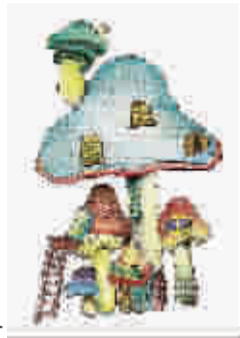
含泪的眼睛问问花儿们，花儿沉默不语，唯有红色的花瓣向远方飞逝

在宋代，男人们都流行戴花、插花，然而，这里仍然写的是怨妇的内心，“感时花溅泪”，古代的诗人们老早就记录了东方女子们一颗颗柔弱的内心。花如人，人如花，在唐诗宋词最萌的萌化了柔情譬喻中，人花模糊，在命运的问题上，人花莫辨。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那忙碌的人在视野外走马章台，那寂寞的花在眼前飘零纷飞。一双含泪的眼问花，花儿低头不语。这最后两句是千古名句，但有来历：唐温庭筠有“百舌问花花不语”（《惜春词》）句，严恽也有“尽日向花花不语”（《落花》）等，前面说过，欧阳修写诗很狡猾，此处，他把前人的句子拿来，弄成超过他们，而且，很有顺手拈来的模样，这也是平庸诗人们很难完成的一个自选动作。

从字面上看，这是一首闺怨词，但我们可以因人解诗，欧阳修是一位对时政很上瘾的高官，而且其著文特别强调霸道。他很善于干净利落地将议论和叙事性纳入诗中，常常被同时代的人当真，给他带来过很大的麻烦。后来，就狡猾了，官越大，诗越抒情，却将怨恨悲苦、孤独伤感的内心藏入了艳丽的辞藻之中。从整首诗看，我们解读成一个被贬的官员或是一个暂时无法施展抱负的官员——孤独地待在离政经中心很远的别墅里，他看见别人正热火朝天地干事业，觉得非常的落寞，感觉如同一位被冷落的美妇，正抒发着深深的自恋和自怜。

丹麦人为什么幸福



根据联合国的《世界幸福报告》，丹麦已经有四年幸福指数位居榜首。在这个一年有6个月昼短夜长，严重缺乏光照和温度的国度，连狗都有可能抑郁，而为何丹麦人的幸福指数却高居世界榜首，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呢？是因为享受童话般的自然美景？完美地平衡生活与工作？有高度安全感的福利保障？抽出大把时间共享温馨舒适好时光？这些是北欧国家的共性，而让丹麦脱颖而出的幸福关键词是：HYGGE。

HYGGE，英国柯林斯词典2016年度热词，入选牛津年度词汇，是除“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主义”之外最受全球关注的一个词，《丹麦人为什么幸福》是国内第一本引入HYGGE概念介绍HYGGE生活方式的图书。

但HYGGE这个词却很难准确地译成中文。HYGGE这个词源自于挪威语中的“福祉”。在1814年挪威独立以前的500年，丹麦与挪威一直都同属于一个国家。HYGGE这个词在18世纪早期第一次出现在丹麦的书面语里，所以说HYGGE和“福祉”或“幸福”之间的联系也并非巧合。HYGGE这个词的标准发音和拼写连作者本人也未搞清楚，不过这并不重要。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某些情绪和感受，我们总是难以用一个准确的单词表达出来。正如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小熊维尼所说：你不需要拼写，你只要去感受。”

所以，HYGGE是被丹麦人“灵魂演绎”的一种生活哲学——舒适慢活的生活方式，一种有质感的舒服和轻松愉悦的群体氛围，从中产生满足感和幸福感。它可以大致描述为舒适和满足的感觉，灵魂的亲密，当下的快乐，以及一切美好的人与事。一支蜡烛，一双羊毛袜，一个壁炉，一杯热咖啡，一件宽松毛衣，窗台上铺满靠垫和毛毯，锅里的炖牛肉香气四溢，木地板咯吱作响，低垂的灯散发出柔和的光，温暖归家的主人。这些都叫HYGGE。HYGGE并非一件物品，而是一种氛围和经历。是与所爱之人在一起，一种家的感觉，令人安心的感觉。它让人们感受到了世界的庇护，从而放下所有的防备。也许你们正在交流着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或者仅仅是惬意地享受着对方无言的陪伴，抑或是你自己在悠闲地品着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

作者用一个场景解释了HYGGE：

有一年12月，圣诞前夕，我和朋友在一个老旧的木屋一起过周末。那一年最短的白天就这样被茫茫白雪覆盖的景色点亮。下午4点夕阳西下以后，接下来的17个小时我们将再也见不到阳光。

我们回到小屋生起了壁炉里的火。经过漫长的徒步，大家都有些疲倦，我们穿着宽大的毛衣、厚实的羊毛袜，呈半圆形围坐在壁炉周围，困意袭来，睡眼惺忪。

直到我的一个朋友打破这种沉寂。

“还有比这更HYGGE的吗？”他用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问道。

“嗯，过了一会一个姑娘说，“如果此时外面风雨交加，天气再恶劣一点……”

我们纷纷点头。

本书作者迈克·维金是丹麦哥本哈根幸福研究院的首席执行官。研究院是一个致力于研究福祉、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民间智库，探寻让人类幸福的原因，力图提升全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数年来，作者专门致力于探究丹麦人幸福的原因，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总结HYGGE理念的要素，传播幸福的生活方式，从饮食、服饰、家居等多个角度，为读者解密丹麦的幸福之道。

HYGGE生活方式在全球掀起了热潮。也广泛受到各国政府官员的关注，把它作为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重要研究参考著作。记者们从丹麦的旅行中寻找HYGGE；在英国，一个大学开设课程，教丹麦HYGGE；在全世界各个城市，HYGGE的面包店、商店和咖啡厅不断涌现。但是，你如何创造HYGGE？HYGGE和幸福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还有，究竟什么才是HYGGE？从选择合适的灯光照明到计划一个愉快的晚餐聚会，再到安排一整年的HYGGE生活，本书将带领读者体会隐藏在日常中的细微幸福，探寻更美好生活的种种可能。

文 | 顾籍



借书抄读，往往在抄写的过程中，就已经能够背下来了。他少年时写的诗赋文章，文笔很老练，他的叔父由此看到了这家伙可能是个学霸，是家族振兴的希望，叔父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子你不用因为家贫子幼而烦心，这是个小天才！他不但能光宗耀祖，迟早还会成为大人物。

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弄到了唐朝韩愈的书——《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算是少年读到了奇书，这为日后他发起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最终进入唐宋八大家序列播下了神奇的种子。欧阳修可谓一生官场得意，他23岁就中了进士，24岁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成了好朋友，27岁就调进了中央政府部门，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

1060年，53岁的欧阳修拜枢密副使，算是正式当上了中央高层领导，次年又拜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在58岁那一年，欧阳修想休息了，上表请求外任，希望像唐代那些牛气的哥们去地方上做大员，过几年酒脱日子，但没有得到批准。此后两三年里，在政治中心斡旋的欧阳修深深感受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从政滋味，不少诬陷告密开始朝着位高权重的他来了。其实他早就看透了，这把年龄的老干部，有观点有地位就不可能得罪人，所以他有机会就提出辞职，只是想走走不了了，已经是身不由己了。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又出头唱了反调。1070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他坚持不接受那些麻烦的职务，还巧妙地申请改地为国效力，终于如愿去知了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看上去很轻松，他重新为自己取了号，叫作“六一居士”，说的是自己著有《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身边常置酒一壶，而他在这中间慢慢过余下的人生，是为六一。算是对自己尘世中的一生做了总结和交代，可以死了，或者可以登仙了。1071夏天，他终于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回到颍州居住，但和很多热爱职场的人一样，闲下来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死后谥号文忠，官家对他评价极高。

民间评论员只举两例：帅哥苏轼评价欧阳修时说：“论